

特稿

我军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仗历史回溯

■魏希楠

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也是人的精神、心理的较量。政治工作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凝心与聚力、攻心与伐谋的重要工具。我军是在战火的洗礼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从诞生之日起我军政治工作就立足于实战的需要,紧密配合军事工作,充分发挥服务保障作用,是我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 坚定为何而战的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深入持久的理论武装工作,把党的科学理论讲深、讲透,切实帮助官兵理解领悟其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在真学、真信科学理论中形成对理想蓝图的向往与追求,筑牢坚定信仰信念的思想基础,这发挥着引领战斗力、激发战斗力、凝聚战斗力的重要作用,对战斗力提高起着其它任何工作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注重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普通官兵明白为什么要参加战争、为什么而牺牲。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强有力的理论武装让这支军队始终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如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及时总结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指出政治教育要使得红军懂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的必要,知道自己是为工农阶级和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作战。土地豪分田地,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为人民利益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革命理想高于天,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战无不胜、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

用组织力量凝聚官兵 解决听谁指挥的关键

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

团,只有把个体的人组成统一的整体,使之为实现统一的目标而协调行动,军队才有战斗力。政治工作发挥着组织队伍、凝聚力量、协调行动的功能,组织凝聚是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仗的重要体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锐减至不到1000人,怎样提高部队战斗力,摆脱失利局面?三湾改编,创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首次将支部建在连上,形成了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建支部、营团建党委的局面,将这支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长征时期,为夺下泸定桥,担任先头任务的红2师第4团越是困难越注重加强政治工作。他们边急行军边召开干部会、支委会和党小组会进行动员,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面临的一切困难和必须于明晨六时赶到泸定桥的光荣任务。经过一天240里路的急行军,红4团在规定时间内胜利赶到泸定桥,并迅速占领了西岸桥头。抗日战争时期,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党在军队中组织了军政委员会,建立起与抗战形势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恢复了党委制并进一步健全此制度,使部队在没有后方、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根据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特点,对政治工作进行有效探索,建立起了联合党支部、坑道党支部等与实战相适应的形式,成功地探索出现代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我军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凝聚起军队强大战斗力。

用积极动员鼓舞官兵 激发敢打必胜的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之一。依靠顽强的战斗精神,我军从革命战争年代到

和平建设时期,不怕流血牺牲,勇于争取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铸就了人民军队坚不可摧、无往不胜的军威。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中,我军坚持不间断的战场宣传鼓动,结合实际广泛进行战斗动员,适时提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行动口号,振奋了广大官兵的士气。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贯彻毛泽东“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的指示,志愿军政治部除要求各部继续加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动员和用美帝侵略军破坏朝鲜的罪行来激发义愤外,还适时地提出“创造英雄部队”的号召,要求部队发扬艰苦奋斗、勇猛穿插和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争取战争胜利。一时间,争创英雄模范、敢打硬仗立大功,成为志愿军阵地上的普遍现象,大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豪情和创造精神,涌现出一大批特级战斗英雄和功勋连队,使志愿军成为一支不畏强敌、藐视困难、势不可挡的英雄军队。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巨大威力,体现在军人精神力量的充分激发和对敌压制上,战时政治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使广大官兵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发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强大战斗力。

用深入宣传赢得民心 夯实人民战争的基础

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军队赢得人民、赢得胜利,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虽然是中国先进阶级的代表,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但由于她诞生时间短,加上反革命阶级长期的反动宣传和污蔑,中国封建流毒的根深蒂固,使党的主张和理想最初还很难为广大劳苦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要想将自己的主张和理想付诸实践并最终实现,就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因此,这一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唤起民众,壮大革命力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便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古田会议决议鲜明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群策集

人类生存方式决定了作战方式。随着大量经济活动以及事关国家和军队命脉的重要设施转入地下,地下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使地下成为全新的战场空间,地下作战将成为未来城市作战的重要样式,有的甚至认为地下空间将是城市作战的最后战场。城市作战被世界公认为“最难打”的战争样式,美军和俄军在城市作战中都吃过亏,有血的教训。地下空间作为特殊的城市战场环境,又将会给“最难打”的城市作战添加哪些难题?

地下环境适应难。地下特殊的环境给地下军事行动带来极大的挑战。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城市地下空间成为适合人类长时间活动的场所,但这种环境是脆弱的,一旦战争在地下空间打响,环境很可能恶化并回归地下空间的初始状态,如阴暗、幽闭、潮湿、氧气不足甚至充满有毒气体,环境的突然剧烈变化会给人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震撼。而在战时,环境一旦被破坏将很难及时修复,大量军民如果长期面对类似环境,将会产生极大的心理波动,继而可能影响整个作战行动。其次是对武器装备性能造成难以预测的影响。现代武器系统难以适应地下复杂的环境,如有效的导航和通信是遂行地下军事行动的重要前提,美军近年就非常关注地下作战中的通信和导航问题。但在地面可有效发挥作用的通信、导航设备,在地下复杂的电磁、物理场环境中,其性能会大幅降低甚至失效。

易守难攻改变难。地下战场空间具有城市战场环境的鲜明特点,即易守难攻。《孙子兵法》讲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地下战场具有天然的守方优势,城市地下空间为防御者提供一种可依托的人造战场工程环境,为隐蔽、机动、休整、支援保障等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由于各种探地地下空间技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地下空间网络系统对于进攻者来说就是难以探测和摧毁的设施体系。从近几场军事行动如美伊塔军收复摩苏尔、俄叙联军收复东古塔、顿涅茨克机场争夺战等也证明了防御方利用地下空间能有效地阻滞强敌的进攻。地下战场易守难攻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应注意这只是相对的,近年美军对地下作战的日益重视可能会加速提升其地下进攻作战能力,进而改变地下作战易守难攻的态势。

军事行动展开难。从近几场局部军事行动可知,地下战场并不适合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展开,如美军现阶段主要以小规模特种作战力量遂行地下作战任务,2017年才开始加强陆军旅级部队的地下作战能力。地下军事行动难以展开,首先是战场空间受到地下空间的极大限制,对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集结和机动、重型武器的部署和运用、战略物资的大规模储存和快速运输等都会造成极大影响。其次是地下空间错综复杂的结构和幽闭阴暗的特殊环境,导致交战双方特别是进攻方的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较差,迅速找到并依托有利地形开展军

城市地下作战难在哪里

■夏沅谱 索爱民

事行动的难度较大,影响了作战行动的快速推进。

多维战场协同难。协同作战、联合作战是夺取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2017年,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同发布的新版《城市作战》手册中强调联合作战对城市作战的重要性。当前城市地下空间与其他战场空间的协同仍是一大难题。城市地下空间相对封闭和独特的战场环境,导致武器系统的兼容性较差,部署在其他战场空间的武器系统对地下作战难以发挥支援和配合作用,如卫星侦察、GPS导航、“硬杀伤”方式也是很有必要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断定战时防御方不会轻易的撤退或者放弃抵抗,进攻方也不会轻易放弃争夺,双方将在包括地下空间在内的整个城市战场中展开持续的攻防较量,地下战斗必须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

地下作战结束难。未来的地下作战将主要在超大城市和战略性城市的地下空间展开。鉴于这些城市在国家层面的重要性,一旦失守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因此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因而,针对这些城市的争夺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断定战时防御方不会轻易的撤退或者放弃抵抗,进攻方也不会轻易放弃争夺,双方将在包括地下空间在内的整个城市战场中展开持续的攻防较量,地下战斗必须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

动敌者胜

■张自廉 毕鹏

挑灯看剑

《孙子兵法》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战争实践证明:有效地调动敌人,诱使或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企图和节奏行动,是一条以小的代价、获取大战果的有效途径。

隐真示假惑敌。即通过制造和显示假象,迷惑敌人,把作战行动搞得虚实相间,真假难辨,使敌人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进而指挥失措,达到“动敌”之目的。“兵者,诡道也。”古往今来,凡有见识、有作为的将帅,无不重视隐真示假惑敌。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二战中,盟军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假渡海作战部队,造成登陆作战司令部没有确定的假象;莱姆士中尉巧扮蒙哥马利元帅,调动德军统帅部,确保了诺曼底登陆的成功。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空军巧妙使用老式飞机,调动英军的防空主力,同时运用具有远程和超低空性能的先导飞机,穿过英军的防空空隙袭击英国军舰,获得重大战果。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隐真示假惑敌,调动敌人,能以很小的代价获得重大战果。

因势利导诱敌。即紧紧地抓住敌人的企图、欲望、思维方式等,给敌人造成错觉,导致其行动错误,进而把握战场主动权。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只有掌握了敌人的心理特征,才靠得住“牵牛子”,使敌人听我调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由于准确把握了敌人的心理特征,做到

“料敌如神”,达到“形之,敌必从之”的效果。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忽南忽北,正是抓住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心理,“牵着敌人鼻子走”,歼敌于运动之中。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国民党军以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众,东西对进,对我冀鲁豫解放区形成钳形攻势。刘伯承、邓小平针对敌欲寻歼我军主力的企图,采取放弃城镇,大步北撤的办法,向敌人“示弱”,诱敌深入,骄横跋扈的敌整编第三师,得意忘形,孤军冒进被全歼。

攻其必救迫敌。即攻击敌要害之处,以强制性手段逼迫敌人作出我所希望的反应,调动敌人落入我之圈套,逼迫其就范。“围魏救赵”的战例,就是孙臧先将兵锋直指魏都大梁,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步把他“拽”向深渊的“迫敌”典范。我军战争史上“围点打援”战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固守的战略、战役要地,以主力设伏围歼来援之敌,堪称“迫敌”的杰作。1947年,国民党展开优势兵力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为了挫败国民党之战略企图,夺取战略主动权,我军以惊人的胆略,毅然挺进大别山。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北瞰中原,是敌战略上既敏感又薄弱的地区。刘邓大军插向大别山后,立即引起敌内部极大的震动,迫使敌回兵增援,从而达到了战略上调动敌人的目的。由此可见,虽说逼迫敌人落入我预设的圈套是不容易的,但只要因时因地、因敌设计用谋,灵活施法,不管是战役上、战术上还是战略上“动敌”,都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如何反制无人机集群作战

■孙宇 孙家奇

观点争鸣

●随着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演进,无人机集群作战将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形式。有才就应有盾,未来如何反制无人机集群作战,亟需深入研究探讨并拿出切实有效对策。

2020年1月3日凌晨,美军MQ-9“死神”无人机精确猎杀了伊朗精锐特种部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显露出无人机在强大作战体系支撑下的杀伤威力。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微机电、卫星通信、5G等技术的发展,具有抗毁性强、成本低、作战效能比高等优势的无人机集群,可实施广域分布式多点多向突击,日益成为空天战场的“生力军”。精兵作战的“急先锋”、出奇制胜的“撒手锏”,对传统防御系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应对无人机集群作战的威胁亟需拿出有效对策。

多源探测,共享聚能。无人机集群目前主要由中小型无人机组成,未来则可能是大型隐身无人机组成,也有可能传统飞机改造而来。中小型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集群飞行高度低、机动速度慢、雷达反射截面积较小。大型隐身无人机集群飞行高度高、机动速度快、雷达反射截面积也不大,两者都具有侦测

难和处置难的特点,对传统的探测和防御手段提出了极大挑战。因此,要高效探测识别无人机集群,需要把分散部署在陆、海、空、天的各种侦察预警系统采用纵深梯次交错配置、信息互交的结构布势,将各地综合集成起来,使组网分散配置的各种类型雷达和传感器,通过频率互补和空间互补,形成统一、快速、高效的侦察预警体系。要注意结合空间配置实施频谱管理,使各频段雷达和传感器不发生互扰的同时,能够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探测、识别各类无人机集群目标。另外,还要通过网络实现无人机集群探测预警信息的高度共享,融合、集成战场环境信息和敌我态势信息以及规划命令等多个数据源获取的信息,在地理信息基础上叠加敌、我、友及中立部队的位置和运动轨迹,以及反无人机集群的设施或武器装备的有效控制区域等信息,形成无人机集群探测的综合态势图,为优先打击最有价值的无人机集群目标提供支撑。

釜底抽薪,断链击源。虽然无人机集群作战具有诸多优势,但需要依赖集群间实时信息交互实现协同指挥控制,其“阿喀琉斯之踵”是通信链路和控制系统。如美军曾用3架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投放103架“灰山鹑”微型无人机,展示了集体决策、自适应编队飞行等无人机集群协同作战能力,其核心支撑就是共享一个分布式大脑,同时与多个地面站通信,一旦其通信链路被干扰或控制系

统被入侵反控制,无人机集群极可能全军覆没。2011年12月4日,伊朗捕获了一架美国RQ-170“哨兵”无人机,就是先进行通信压制,使其失去与美军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联系后进入自动飞行状态,而后利用GPS导航系统的漏洞改变预设飞行坐标,最终成功诱导这架无人机降落在伊朗境内。虽然伊朗只是捕获了一架无人机,但其作战原理同样适用于对付无人机集群。俄罗斯反无人机作战也有实战经验。2018年1月6日凌晨,俄罗斯驻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遭到50公里外远程操控的13架无人机攻击,在其驻叙空军部队和电子战部队的共同努力下,部分无人机被火力摧毁,部分无人机被电子战部队干扰后俘获。另外,目前的无人机集群防护能力和机动能力不强,一般作战半径有限,需要利用运载平台输送到其打击范围内才可以释放,否则无法发动攻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源探测手段,尽早发现无人机集群运载平台,在无人机集群释放之前综合运用多种防空反导手段将其运载平台摧毁,从源头上阻止无人机集群战斗力的释放。

软硬结合,多层抗击。目前,反无人机集群可采用电子干扰或网络攻击等“软杀伤”方式,破坏无人机集群和遥控者之间的信号连接,让无人机集群直接失控坠毁或者自动返回。不过,如果无人机集群采用自主方式

实施攻击,脱离远程信息交互,加强集群内部信息交互防护,“软杀伤”方式可能难以奏效。所以,反无人机集群采用“硬杀伤”方式也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可以采用弹炮拦截、激光拦截、无人机“自杀式”拦截、捕捉网拦截、空中设障等方式。无人机集群一般具有数量众多的无人机,采用单一手段抗击可能效果有限,反无人机集群应着眼整个无人机集群系统,软硬结合,从体系对抗角度整体抗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层层拦截。特别是要大力发展高功率微波武器等高效低成本的新型防御手段,并且要注意发展无人机集群对抗无人机集群的手段。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2016年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赢得制导武器集群竞争:美国防空与反导再平衡》认为,美军要应对大型的“制导武器集群”攻击,防空与反导体系应转型建设成传统/新型拦截系统有机、无缝融合的新体系,特别要加强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电子战系统等装备的应用,实现高效的制导武器集群防御。需要注意的是,新型反无人机集群作战的手段有时有使用限制,如激光受雨、雪、雾等天气条件影响较大。所以,反无人机集群作战既要充分利用新型手段的优势,又要充分发挥传统手段的效能,实现两者的“无缝对接”和“梯次衔接”,才能有效对付无人机集群。